【学术论文】

从贡赏活动看清前期北方民族政策

关 嘉 录

有清以来，贡赏活动绵绵不绝。在祖国辽阔的北方疆域，贡赏活动反映了清代统治者与汉、蒙及边疆少数民族之间的密切关系，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和丰富的政治内涵。这是一个比较复杂而又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为此，笔者不揣谫陋，依据清代有关的满文档案及官方文献，对贡赏活动试作探索，以求对清代前期北方民族政策认识之深化。

一、清朝贡赏活动的源起

满族的先人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古籍中所记的肃慎人。在传说中的舜、禹时代，肃慎人就和中原王朝建立了联系，出现了早期的贡赏活动。《史记》载，禹定九州时，周边各族各以其职来贡，其中就有"东北夷""息慎"①，"息慎"也就是肃慎。清人笔记中载，《竹书纪年》：帝舜有虞氏，肃慎氏来朝，贡弓矢②。周武王时，肃慎人贡献过"楛矢石砮"③。成王时，肃慎又派使来贡。成王命大臣荣伯作"贿息慎之命"④。这种贡赏关系表明，远在春秋以前，肃慎人即臣服于中原王朝，肃慎人与中原地区在经济、文化方面已有密切联系。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初，女真社会发生剧烈动荡，时"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战杀，甚且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⑤。在这乱世之秋，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率部崛起，经过三十余年征战，基本统一了女真各部，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于赫图阿拉建立了后金奴隶主政权，奴隶制经济和文化获得迅速发展，奴隶主贵族掠夺财富、人口和土地的欲望愈益强烈。当时，后金政权"西南北三面襟带蒙古之地"⑥，明朝重兵环列周围。面对来自蒙古和明朝的威胁，努尔哈赤"慑之以兵，怀之以德"⑦，采取恩威并施、灵活可行策略，巩固了后金政权，并使其势力范围不断扩大。在怀柔笼络各民族策略中，除了通婚联姻、议和盟誓等手段外，大量使用的是赏赐方式，以隆重的礼遇和优渥的赏赐争得人心，招降纳众以为己之羽翼，从而壮大了后金国的实力。

努尔哈赤对率先归附的科尔沁部予以格外礼遇和特殊关照。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以叶赫部为首的九部联军被努尔哈赤击溃败逃，科尔沁部首领翁果岱、莽古斯等被俘，明安只身逃遁。努尔哈赤优待被俘的蒙古科尔沁部首领，使其服锦衣，骑战马，令其率原部众返回。这种宽厚政策，使科尔沁部首领甚为感激。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正月，蒙古"北科尔沁部贝勒明安、喀尔喀五部贝勒老萨，始遣使通好"⑧，献贡品予建州女真部。明万历四十年(1612)四月，蒙古部贝勒明安送女与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为妻。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六月初十日，科尔沁莽古斯贝勒送女与大英明汗之子四贝勒(皇太极)为妻，四贝勒前往迎亲，会于辉发部呼尔奇山地方，遂大宴成婚。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正月，蒙古部科尔沁贝勒孔果尔送女与聪睿恭敬汗为妻⑨。伴随着频繁的联姻通好，贡赏活动亦日趋活跃。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努尔哈赤59岁，闻蒙古部科尔沁明安贝勒亲自前来拜见，努尔哈赤不辞劳苦亲率众福晋及诸弟子出城至百里外相迎，路宿二夜。正月初十日于富尔简岗与明安马上抱见。以接见礼，大宴于

岗。十一日晨，蒙古明安贝勒献驼十只、马一百匹、牛一百头、驼载毡子三驮和干肉十三车及乳饼子油二车。努尔哈赤念蒙古明安贝勒远道而来，以礼相待，每日小宴，间日大宴，留之三十日，赐以人四十户、甲四十副及缎绸布匹等物至足[10]。天命十年(1625)二月，科尔沁斋桑贝勒之女，由其兄乌克善台吉送来，嫁英明汗之子四贝勒为妻。乌克善送来其妹后，以礼相待，并赏赐许多缎、蟒缎、毛青布、翠蓝布、金、银、人口、甲胄等遣回[11]。这说明，随时间的推移，蒙古科尔沁部与后金国的关系日趋密切。此外，努尔哈赤赏赐所及，不仅仅是上层贵族，他十分尊重蒙古科尔沁部的宗教和习俗，对亡故之喇嘛予以重礼和厚赏，从而赢得了人心。譬如蒙古科尔沁之囊苏喇嘛，闻英明汗敬养之善，初曾来往二次。该喇嘛曾说："我虽身体不适，但仍抱病离故土而来，愿在英明汗处弃我骸骨。"辛酉年(1621)十月囊苏喇嘛圆寂，遂于辽东城南门外韩参将之园屯舍内处修庙治丧。英明汗命巴喇嘛祭之，并遣图鲁什往接囊苏喇嘛属下在诸申、科尔沁之六十三户，赐一汉人屯堡，以葬喇嘛遗体。又赏给经验射后之弓五十张、赏甲五十副、马五十匹和驴二十头，及差使之奴仆男五十人、女五十人[12]。

努尔哈赤还十分重视与蒙古喀尔喀五部的关系。天命四年(1619)十一月初一日，五部喀尔喀使者来时，扎鲁特地方众贝勒给努尔哈赤送来马、驼，努尔哈赤说："吾不需财畜，唯需至死不渝之诚心。但见尔等笃信之意，即不受财畜，尽行退还。"[13]天命六年(1621)五月十四日，蒙古喀尔喀巴岳特部达尔汉巴图鲁贝勒之子恩格德尔额驸之弟蒙果尔台吉率子女、畜群及属下三十户来归。努尔哈赤以重礼相待，并赐给大量赏物[14]。天命九年(1624)为隆重接待恩格德尔额驸一行，正月十四日努尔哈赤率众福晋出东京城往迎恩格德尔额驸。十七日筵宴后，赏恩格德尔、莽古尔岱(恩格德尔之弟)各马一匹，并配以雕刻鞍辔。为额驸等食用，赏牛十头、酒十瓶。赏给恩格德尔额驸服汗之貂皮披领银鼠皮袄，赏莽古尔岱服四贝勒之貂皮披领银鼠皮袄。赏囊努克(恩格德尔之子)、满珠西里(莽古尔岱之子)、门都达汉(恩格德尔之子)等猞猁皮被袍子各一件。二十日努尔哈赤亲自视察房屋，赐给额驸、莽古尔岱及其从者城内房四十间。二十一日，努尔哈赤设大宴款待恩格德尔额驸，并赐以丰厚赏物。是日，还赏给恩格德尔额驸、莽古尔岱七男丁之诸申庄子各二处，十男丁之汉人庄子各二处，近身听差之诸申各五对，取水砍柴之汉人各五对。赏给囊努克、满珠西里、岱青、巴特玛四男丁诸申庄子各一处，十男丁之汉人庄子各一处。赏给门都达汉三男丁之诸申庄子各一处，十男丁之汉人庄子各一处[15]。喀尔喀部众凡来归附者，努尔哈赤一律给予厚赏。天命八年(1623)正月蒙古喀尔喀台吉拉巴希席布率所属四十户驱其牧群叛来。赐给拉巴希席布台吉及其随从丰厚赏物。[16]这种妥善而周到的赏赐，对争取蒙古喀尔喀具有很大的诱惑力，同时也起了稳定人心的作用。

在察哈尔蒙古与明结盟，构成对后金国严重威胁的情况下，为分化瓦解敌部，努尔哈赤对于从察哈尔叛逃而来的蒙古部众大加奖赏。天命七年(1622)四月初二日，努尔哈赤按等赏赐察哈尔来诸贝勒。受一等赏者九人，二等赏者十人，三等赏者七人[17]。天命十年(1625)八月，察哈尔之札勒布台吉、色楞台吉，初来叩见英明汗，返回时，以礼赏赐蟒缎披领、貂皮猞猁皮袍子及缎匹、财帛、甲胄者甚多。札勒布、色楞皆察哈尔图门汗之孙。其国内因争汗位而乱，入科尔沁。此次系由科尔沁前来谒汗[18]。

努尔哈赤对东北边疆少数族也采取了恩威并施的策略，从而扩大了疆土，获取了人力和资源。对于前来臣服贡纳的少数民族首领，努尔哈赤以礼相待，并赐以赏物。天命三年(1618)二月，努尔哈赤厚赏东海附近来归之使犬部人，包括妻子、奴仆、马、牛、衣物、粮食、房舍、楼阁及碗碟瓮瓶、柜子、马杌子等物至足。东海呼尔哈部人被努尔哈赤招降后，每岁贡貂前

来并娶女为婿。天命三年(1618)十月初十日呼尔哈部大臣纳喀达率百户来归，努尔哈赤遣人往迎，盛宴款待并赐以大批财物，百户归顺之民无分长幼，逐一厚赏。天命六年(1621)六月十一日东萨哈勒察部六十七人前来谒见努尔哈赤，并进献貂皮[19]。

努尔哈赤对于明朝汉人来降者同样采取礼遇和优赏的政策。天命四年(1619)七月后金兵克开原城后，妻子被俘之明军四名千总衔官王一屏、戴集宾、金玉和、白奇车等及守堡戴一位，携二十余人逃来。佟家之两族有二十余人逃来，继之又有七八族由明逃来。努尔哈赤说:“明国人从无逃往他国之事。彼等顺应上天祐我之势，又闻我豢养国民，故来投也。凡有来者，皆善加豢养之。”遂赐来开原城投降之人赏物甚丰。六名千总衔官员各赐人五十名、牛马五十匹、羊五十只、驮二只、银五十两、绸缎十匹及毛青布、翠蓝布。守堡把总等官，各赐人四十名、牛马四十匹、羊四十只并银四十两、绸缎八匹及毛青布、翠蓝布。至于从者，均按职分，充足赐与妻室、使役之人及耕牛、乘骑、衣物、食粮等物[20]。

皇太极继承汗位后，坚定执行努尔哈赤的恩威并施方针，巩固并发展反明统一联盟，不断完善对汉、蒙及边疆少数民族的政策。他忠实继承先父遗志，妥善解决民族问题。天聪元年(1627)八月十八日，科尔沁部土谢图额驸所尚准哲公主即将返还，皇太极对偕格格前来之侍卫桑阿尔寨说:“察哈尔汗兵侵尔国之时，父汗曾助一臂之力，土谢图汗念此恩德，来见父汗。父汗待之如子，长子称其为弟，幼子称其为兄。视之如子，犹感不足，又结婚姻，妻以亲女，我念父汗所许婚姻，使之不断，物件虽少，亦应赠送。我等若不能守父汗所创基业，败坏其道，则没奈何。今蒙天眷祐，克守基业，如何待我之女，土谢图额驸自当知之矣。”言毕，赠公主财帛及牲畜、人口、貂皮、猞猁狲皮裘、黄金、东珠、上等器皿等物甚厚[21]。皇太极一如既往，以优礼厚待其忠实盟友蒙古科尔沁。天聪三年(1629)十月，皇太极伐明，蒙古科尔沁部土谢图汗、图梅、孔果尔老人、达尔汉台吉等二十三贝勒率兵来会，并以朝见礼进献马匹，皇太极大礼相待，令土谢图汗、图梅贝勒坐于右，孔果尔老人坐于左，诸贝勒分坐两旁，盛宴款待[22]。天聪五年(1631)二月二十二日科尔沁部孔果尔贝勒亲自来朝，皇太极率众迎于十五里外。孔果尔以来朝之礼献马八、驼一、貂皮端罩、雕鞍辔马二匹，皇太极却其二雕鞍辔马、一驼，纳六马、一貂皮端罩。二十四日，皇太极备陈百戏，以十六只兽肉，宰牛四羊八宴请孔果尔。皇太极以所服貂镶皮袄赐与孔果尔贝勒。三月初五日，皇太极召见孔果尔老人入宫小宴，再次以所服黄面水獭皮缘边皮袄及貂帽赐之。三月十五日孔果尔老人还，皇太极亲自送行，并赐珍贵赏物[23]。

在争取蒙古诸部、建立广泛联盟方面，皇太极步子迈得更大，成效亦更显著。巴林部贝勒色特尔、黄台吉色稜等原系喀尔喀蒙古巴林部贝勒，蒙古察哈尔林丹汗破喀尔喀后，色特尔、昂阿携其部众往投蒙古嫩科尔沁部，天聪二年(1628)四月二十五日色特尔、色稜等率部众来归，贡献驼马。皇太极率领诸贝勒出迎五里外，具大宴款待之[24]。天聪三年(1629)正月十二日，自蒙古厄鲁特部来归之贝勒明安之子昂坤达尔汉和绍齐病故。皇太极亲往吊唁，以所服之美裘，赐已故之昂坤达尔汉和绍齐服之，临丧恸哭，使在场之蒙古部众深受感动[25]。皇太极陆续于天聪二年(1628)和天聪四年(1630)与喀喇沁部和阿鲁部议和结盟。天聪五年(1631)蒙古诸部陆续来朝贡献，盛况空前。

为最大限度孤立并削弱察哈尔蒙古的势力，皇太极对于从察哈尔部分化而来的奈曼部和敖汉部蒙古贝勒，给予超乎寻常的礼遇，他不计名位，屈尊相待。天聪元年(1627)七月五日，来归蒙古诸贝勒入御营拜汗求福。皇太极说:“诸贝勒等因察哈尔汗不道，远来归附，跋涉劳

苦，可令拜乎？互相抱见可也。"蒙古诸贝勒答道："倘在我处则犹可抱见，今来归汗，即为汗民，若不叩拜，于理不合，祈准我等先叩拜汗，后叩拜三大贝勒。"当蒙古诸贝勒趋前将拜时，皇太极与诸贝勒皆起。蒙古诸贝勒叩拜时，皇太极迎面抱之。礼毕，皇太极命奈曼部洪巴图鲁坐于右，敖汉部杜棱、色臣卓里克图坐于左，小台吉等分坐于两翼，设宴赐赏。皇太极不以汗主自居，厚待蒙古，这对团结蒙古部众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皇太极破察哈尔后，对林丹汗家属及部众，不行杀戮而以宽待，崇德元年正月十六日，皇太极以次女玛喀塔格格下嫁察哈尔汗之子额尔克孔果尔[㉘]。至此，蒙古各部在在臣服，皇太极如虎添翼，实力大增。

皇太极重视汉官，待以优礼，受到汉族文臣武将的诚心拥戴，这是其事业兴旺发达的重要因素之一。物质的赐与，换得的是竭诚的效力。天聪九年(1635)正月十二日，耿仲明总兵官染病，皇太极特派罗硕、詹霸前往看视并送去鲟鳇鱼和良犬。十月初四日，又命噶林、博赫伊送给孔有德元帅、耿仲明总兵官、尚可喜总兵官驼各一。孔、耿、尚感激不尽，表示"蒙汗轸念赐驼，愿效犬马之劳"。[㉙]。

皇太极针对蒙古各部、汉人和东北边疆少数民族各部的具体情况，制定适度的民族政策，实行"偏之以德"的方针，不但在当时具有积极作用，而且影响深远，为清代各朝树立了典范。天聪九年陆续归附之蒙古各部及东北边疆少数民族索伦、茂明安、使犬、使鹿诸部前来进贡者络绎不绝，皇太极盛情款待并频繁厚赏，在《天聪九年档》中有关进贡与赏赐的记载多达二百五十余条，仅蒙古各部奉献贡品的记载就有五十五条，皇太极赏赐各部的记载有九十七条之多，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民族关系和政治格局。皇太极建元崇德后，封建制君主政权不断得以巩固和发展，国家机器日臻完备，规章制度相继建立。崇德三年(1638)将蒙古衙门更名为理藩院[㉚]，专司蒙古外藩诸项事务。此时的贡赏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正在向制度化过渡。

二、贡赏制度的建立与实施

清定鼎中原之后，清朝统治者为维护以满族贵族为首的封建统治阶级利益，在解决民族问题上，针对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实际情况，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和办法，仍实行恩威并施的方针，更注意运用"以威慑之，不如以德怀之"[㉛]的策略。为争取汉族官僚地主及边疆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的支持，清政府注意运用恩赐笼络的手段，使之效力于清王朝。顺治元年(1644)五月辛丑摄政和硕睿亲王多尔衮以书征故明大学士冯铨，铨闻命即至。多尔衮赐以所服衣帽并鞍马银币[㉜]。圣祖加恩于开国名相文肃公第三子汉军镶黄旗范承勋，赐与貂帽、貂褂、白狐腋袍，以优渥之礼待之，一时成为美谈[㉝]。纵观清入关后的北方民族的贡赏活动，较之努尔哈赤、皇太极时期，更为频繁，更加活跃，并走上制度化轨道，做到有章可依，有例可循。据清官书记载：顺治元年阿禄喀尔喀部使者来朝，岁贡驼马，未尝有缺[㉞]。是年八月，归化城土默特部落章京古禄格等贡黄金、彩缎、马匹、狨褐、雕翎等物。鄂尔多斯部落济农等贡驼马，宴赉如例[㉟]。十一月，定诸王贡献例：庆贺万寿、元旦、冬至，贡鞍马、金、珠、貂皮、彩缎诸物，许各随所有以献，摄政王十八件，辅政王九件，和硕亲王六件，多罗郡王三件、平西王三件，恭顺王、怀顺王、智顺王各二件，多罗贝勒以下，免其贡献[㊱]。在朝见制度的实施过程中，少数民族以年班礼进献贡品，清政府针对不同对象规定贡物品种数量予以相应赏赐[㊲]。在清前期，康熙朝的贡赏活动达到了高潮，呈现出一派兴隆的景象。查阅清代官书及新发掘的总管内务府满文档案，

我们看到康熙朝蒙古诸部贡赏活动具有如下特点：

贡者络绎来，以礼赏赐归。在努尔哈赤、皇太极时期即已归附之蒙古诸部，在康熙朝前来岁贡者络绎不绝，盛况空前。康熙二年(1663)自正月至十二月(除春夏之交避免痘疫外)，漠南蒙古(内蒙古)诸部科尔沁、扎赉特、杜尔伯特、郭尔罗斯、四子部、乌喇特、敖汉、巴林、札鲁特、巴约特、克什克腾、翁牛特、喀喇沁、土墨特、乌珠穆沁、浩齐特、苏尼特、鄂尔多斯、阿霸垓、归化城土墨特、察哈尔部，漠北喀尔喀蒙古(外蒙古)车臣汗部、土谢图汗部及札萨克图汗部，漠西厄鲁特蒙古等纷纷派人前来朝贡[36]。从来者身分看，有汗(外蒙古三汗部之首)、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台吉、塔布囊、喇嘛、贵族家属及其下人等等，可谓层次广泛。如康熙二年九月二十三日内务府总管胡密色的满文题本记载：科尔沁达汉巴图鲁亲王，科尔沁绰尔济额驸贝勒，乌珠穆沁色棱额尔德尼贝勒，科尔沁卓里克图亲王之一品台吉桑阿尔寨舅舅、额森舅舅、巴图尔舅舅，科尔沁达尔汉巴鲁亲王之子一品台吉和托、马尼、扎勒布、鄂齐尔，科尔沁绰尔济额驸贝勒之子多罗额驸诺木齐、多罗额驸额尔德尼、二品台吉鄂奇尔，科尔沁卓里克图亲王之二品台吉额尔德尼，乌珠穆沁色棱额尔德尼贝勒之三品台吉鄂克绰特，科尔沁土谢图亲王之三品台吉赖松，科尔沁卓里克图亲王之桑阿尔寨舅舅之子四品台吉阿津，科尔沁卓里克图亲王之子巴图尔舅舅之子四品台吉巴雅尔，乌珠穆沁色棱额尔德尼贝勒之四品台吉毛里海、尼塔尔、钟恰、萨布坦，郭尔罗斯扎勒布公之四品台吉吐巴，科尔沁达尔汉巴图鲁亲王之养子阿育西等皆于同年同月同日来朝贡献匹马，宴赏如例[37]。来朝者，除给皇帝进献贡品外，还给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皇太子、内廷主子贡献地方特产的。如康熙二年正月初五日满文题本载：科尔沁达尔汉巴图鲁亲王来贡鳇鱼一，一庹四扎；贡送太皇太后鳇鱼一，一庹三扎。赏给梨二百、茄子一百、枣子一金斗、栗子一金斗、核桃一金斗、茶一竹篓[38]。康熙十五年三月十四日满文题本载：阿噜科尔多罗郡王朱勒扎哈贡送太皇太后白珍珠毛元狐皮二，拟赐缎三[39]。

贡品无定额，赏赐有定规。清朝规定："凡外札萨克之贡，羊马香蕨无定额，以年班进焉。喇嘛之贡亦如之。惟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车臣汗、图什业图汗岁贡以九白(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每岁遣使进白驼一、白马八，是为九白。车臣汗、图什业图汗皆遣使贡九白)各优其恩赉而遣之"、"凡回部札萨克之贡以岁进"[40]。除九白额贡等特殊情况外，贡品无定额限制，但赏赐却根据贡品数量及价值贵贱而有所区别。康熙二年九月二十三日满文题本载：科尔沁达尔汉巴图鲁亲王来贡十八匹马，一匹白马，侍卫们可骑；四匹亮甲马及十三匹官用披甲马；貂皮一百张。拟赐各五十两之银茶桶一、盆一，缎三十、毛青布一百、头等披甲一、雕花腰刀一、光底撒袋一、动雕鞍一、股子皮坐鞍一、茶六竹篓。科尔沁绰尔济额驸贝勒来贡九匹马，两匹亮甲马及七匹官用披甲马；貂皮一百张。拟赐各四十两之银茶桶一、盆一，缎十五，毛青布六十、头等披甲一、光底撒袋一、漆鞍一、茶四竹篓。乌珠穆沁色棱额尔德尼贝勒来贡一匹马，亮甲马。拟赐缎四、毛青布十五。科尔沁卓里克图亲王之一品台吉桑阿尔寨舅舅来贡五匹马，官用披甲马。拟赐三十两之银茶桶一、缎七、光底撒袋一、股子皮坐鞍一、茶两竹篓。以单位贡额和赏量计，一匹官用披甲马：康熙元年赐给缎三、毛青布十，康熙二年赐给缎二、毛青布二十，康熙四十三年赐给缎二、彭缎一。一匹亮甲马：康熙四年赐给缎四、毛青布十五，康熙六年仍赐给缎四、毛青布十五，康熙三十七年赐给缎二、毛青布二十[41]。以上单位赏量大体一致，但根据贡品质量及贡者身分也有稍许浮动。此外，对于蒙古王公贵族亲自前来朝贡者，除按贡品种类及数量给予相应赏赐外，还格外予以加赏。如康熙二年正月初五日满文题本载：科尔沁章吉伦郡王来贡九匹马，两匹亮甲马及七匹官用披甲马。按规定赏赐其五十两银茶桶一、缎十五、头等披

甲一、雕鞍一、茶三竹篓，既亲自前来，赐狐狸皮肷皮里龙缎袍一。土默特卓里克图达尔汉贝勒来贡五匹马，亮甲马。拟赐三十两银茶桶一、缎十、二等披甲一、漆鞍一、茶两竹篓，既亲自前来，赐狐狸皮肷皮里蟒袍一，等等[44]。对于有姻戚关系之蒙古来朝者，即使未有贡品，清廷也优礼相待，按规定赐与赏物。如康熙二十一年(1628)十一月科尔沁巴图鲁王之孙一品台吉额尔德尼、四品台吉小鄂齐尔来朝，此辈既为舅舅之孙，依照定例拟赏染貂皮暖帽一，狐狸皮肷皮里龙缎袍各一，镶放珊瑚之金环带子上拴系手帕、荷包、小刀、牙签筒各一，股子皮靴上套袜各一双，缎各五[45]。

贡品丰而贵，赏赐厚而优。蒙古诸部之贡品大都为当地土特产品，名色繁多，价值较高。如：骛马、官用披甲马、亮甲马、枣骝马、骏大走马、黄马、白马、赤马、黑鬃黄马、青马、银鬃尾红马、豹花点子马、粉嘴粉眼白胸枣骝马、黑鬃尾海骝马、栗色马、红沙马、黑马，貂皮、黑狐狸皮、元狐皮、猞猁狲皮、白珍珠毛狐皮，鳇鱼、白海青、海青、鹰、活皂雕、秋黄、大马鹞、整皂雕翎、无尾皂雕、窝雏鹰，梅花鹿、麅子、活鹿羔子、活麅羔子、长尾黄羊、鹿尾，獭儿肉、干牛肉、退毛羊肉，黄酒、奶子酒、奶油，驼、狗熊、犬，奶饼子以及各类素珠、孔雀翎、氆氇、毡子等，可谓琳琅满目。清廷赏赐之物计有金银制品、缎绸、蟒袍、染貂皮、獭皮、漆鞍、雕鞍、弓、撒袋、虎皮、豹皮、江獭、腰刀、茶、各色果品、布匹等，依照贡品相应予以赏赐[46]，此等赏物多为蒙古部人喜爱及实用之物。

贵妇频来朝，贡赏结情谊。蒙古王公贵族之妇亲自来朝贡献方物在清初特别是康熙朝屡见不鲜，隆盛一时。这些贵妇中包括王公之母、亲王福晋、贝勒之妻、下嫁公主、台吉之母、台吉之妻、和硕格格、旗下格格等。如康熙二年九月科尔沁巴雅思胡朗额驸之温贵固伦公主来贡十八匹马，一匹亮甲马及十七匹官用披甲马；貂皮二百。赐给四十两银茶桶一、五十两盆一、缎三十、毛青布一百三十、头等披甲一、动雕鞍一、漆鞍一、染貂皮六、獭皮四、茶六竹篓。康熙二十一年正月喀喇沁镇国公乌特巴拉之母来贡白珍珠毛元狐皮一，赐给缎三。康熙三十八年五月喀尔喀车臣汗之母来贡一驼，五等；整猞猁狲皮一，赏给缎二、彭缎二。喀尔喀信顺和硕亲王沙木巴之福晋来贡退毛羊四、黄羊四，赏给缎二[47]。

康乾时期，清帝躬亲劳行，巡幸塞外，联络蒙古，视察边疆，颁赏活动一时蔚为壮观。康熙帝深知“上下交而志同”[48]的道理，他走出皇宫，深入边地，广泛接触蒙古王公部众，筵宴颁赏，以结其心。康熙十年(1671)九月，康熙帝素服，不奏乐，不设卤簿，轻车简从，躬诣太祖、太宗山陵展祭。在由京师至盛京半个多月的行程中，沿途就有科尔沁部镇国公都思哈尔、喀喇沁部多罗杜稜郡王班达尔沙、镇国公乌忒巴喇、土默特部贝子顾穆、土默特部三等台吉沙克都尔、敖汉部和硕额驸齐伦、巴图鲁台吉、奈曼部三等台吉鄂齐尔、科尔沁国多罗秉图郡王额机因、敖汉部多罗郡王布达、土默特部罗达尔汉贝勒卓里克图、科尔沁部和硕卓里克图亲王鄂齐尔、和硕额达尔汉亲王班第额驸、多罗郡王布达里、多罗贝勒鄂齐尔、辅国公图纳黑、多罗额驸额尔德尼、和硕额驸沙进及台吉、塔布囊等先后来朝请安。九月二十四日，康熙帝以告祭礼毕，赐来朝蒙古王、贝子、公、台吉等貂帽袍褂、貂皮齐肩、银鼠皮褂、天马皮褂等物[49]。康熙三十七年(1698)康熙帝举行了第三次东巡。这次东巡是在平定噶尔丹叛乱不久后进行的。康熙帝对付噶尔丹，采取先颁赏和解，后御驾亲征的策略，最终平定了噶尔丹之乱，巩固了北部屏藩。他在《御制亲征平定沙漠方略》序中说：“西北塞外喀尔喀七旗与厄鲁特四部落并号雄藩，同奉职贡，非一日矣。不意有厄鲁特噶尔丹者，赋性凶残，中怀狡诈，戕害其兄弟，兼并四部，吞食邻封，其势日张，其志益侈。朕初闻厄鲁特与喀尔喀交恶，随遣亲近大臣，颁赏赉以和解之，

追其后兴兵构怨，又命大臣晓譬利害，谕令息争……”。[49]噶尔丹之乱引起了康熙帝对蒙古地区的更大关注。康熙帝第三次东巡，改变由山海关外而行的出巡路线，即出口外，取道蒙古，而后转下盛京恭谒祖陵，这样做显然是为了进一步安抚蒙古诸部，巩固北疆的稳定局面。大漠茫茫，草原秋凉。康熙帝不顾风寒露冷，奔波于塞外路上。沿途频繁接见蒙古王公贵族，宴赏聚会，共叙满蒙情长。九月，驻跸克尔苏地方，他不忘先臣，缅怀勋旧，亲临科尔沁和硕达尔汉巴图鲁亲王满朱礼墓奠酒。后又于乌楚楚地方赐来朝翁牛特、敖汉、奈曼、阿禄科尔沁、郭尔罗斯、喀尔喀、科尔沁、喀喇沁、土默特诸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大批白金彩缎[49]。康熙帝视蒙古事务为国朝大事，对于践踏祖制、损伤满蒙关系者，即使亲生骨肉也决不宽恕。康熙四十七年(1708)九月他在废斥皇太子允礽的谕中痛斥道:“允礽同伊属下人等恣行乖戾，无所不至，令朕赧于启齿。又遣使邀截外藩入贡之人，将进御马匹，任意攘取，以至蒙古俱不心服，种种恶端，不可枚举。”[50]康熙五十六年(1717)十一月他意味深长地说:“柔远能迩人之道，汉人全不理会。本朝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之屏藩耳。”[51]这是康熙帝多年御政经验的精当之见。乾隆帝继承祖父基业，他多次在塞外避暑山庄宴赏少数民族朝觐之人，又四次东巡盛京，密切联系蒙古诸部。乾隆八年(1743)七月乾隆帝首次东巡盛京恭谒祖陵，众蒙古王公台吉等踊跃欢欣，跪迎道左，恭请圣安并恳请扈从效力。乾隆帝念其游牧相距甚远，若令全行随驾，不惟劳顿，且于伊等应办之事亦恐有误。是以降旨令其随往木兰，四围毕即各回游牧。著于行围后赐宴遣还。宴毕，赏给随围行走之蒙古王公台吉官兵等腰刀、缎匹、衣带、银两等[52]。昭乌达盟长吹木丕勒、桑里达等以皇帝初次巡幸伊等部落，思欲少效微忱，恭进筵宴外，仍请贡牛羊驼马。乾隆帝传旨予以嘉奖[53]。这充分反映了当时融洽的民族关系。

清代对东北边疆少数民族实行贡貂赏乌林制度，进行有效管辖。貂、狐、猞猁狲等野牲是东北边疆的特产，是主要从事渔猎生产活动的东北边疆少数民族居民的重点猎取物，也是清朝宫廷生活必不可少的用品，貂皮是东北边疆少数民族的主要贡物。在收纳贡貂的同时，清政府对少数民族居民按户颁赏乌林[54]。“无貂皮之贡，即无乌绫之赏”[55]。早在清入关前，东北边疆少数民族即有贡貂活动，并得到相应赏物。清代定鼎中原之后，贡貂、赏乌林活动逐渐制度化，形成定制。对黑龙江地区的索伦、达呼尔、鄂伦春、毕拉尔等部，明文规定每丁“岁纳貂皮一张”[56]，必须按期交纳。对居住在黑龙江下游、乌苏里江以东和库页岛的少数民族居民，“各设姓长、乡长、分户管辖”[57]，明文规定定期按户交纳貂皮。清政府通过姓长、乡长对少数民族居民实行管理，这是针对东北边疆少数民族的实际情况，把血缘和地域巧妙结合起来的一种特殊管理办法。有关贡赏活动的论述，请参看《清代库页费雅喀人的户籍与赏乌林制》及《清朝贡貂赏乌林制度的确立及演变》[58]，本文不再赘述。

三、贡赏活动的实质及作用

清初北方民族贡赏活动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它始终与当时社会的发展相同步，受着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体现着清代社会特定历史时期的阶级意志和政治倾向，是清代北方民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清代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

贡赏活动从清朝肇兴之日起，就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奴隶主贵族阶级，把掠夺人口和财富作为主要目标，通过对邻部的战伐和征讨，获取

大量人口、牲畜和财物，从而奠定了颁赏的物质基础。随着汗位权力的加强，赏赐的范围也日趋扩大，从内部到外部，成了必不可少的政治手段。恩格斯说："法兰克王从普通的最高军事首长变成了真正的君主，他的第一件事，便是把这种人民的财产变为王室的财产；从人民方面把它盗窃来，以礼物方式或以恩赐方式分给他的侍卫。"[59]被征服者，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利益，以贡物的形式表达对征服者的竭诚。这种贡赏关系体现着双方的利害所在，反映了他们之间的政治关系。皇太极时期，后金社会迅速发展，对周边民族仍采用"不服者武功以戡定，已归者文德以怀柔"[60]的策略，更多地偏重于后者，贡赏活动受到重视并得以完善，从而取得了蒙古诸部和东北边疆少数民族的臣服和支持，巩固并壮大了满洲贵族的统治实力。清朝定鼎中原之后，贡赏活动逐步形成制度化。贡赏活动的隆盛，促进了民族关系的发展，进一步增强了清中央政权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对于清代的贡赏活动，不能简单地看作是一种双边物质交流，而应透过这种社会现象看到它深刻的政治内涵。

从清代贡赏活动的肇始到贡赏制度的确立，贯彻着一条灵活的符合客观实际的策略。清朝入关后的贡赏活动具有明显的延续性，它反映了努尔哈赤、皇太极恩威并施、偏之以恩的策略得以继承和发展。努尔哈赤曾以明永乐帝诰命为鉴：治国以安天下统为一家，治军以抚国民无分远近，对来归者优加赏赉[61]。他不惜财帛，而以争取人心为首务；他善于学习，继承并发扬了中华民族崇尚礼仪的文化传统。皇太极继承父业，锐意进取，他不惜降尊，对待蒙古降服首领予以优渥礼遇；他不计恩怨，盛情款待来降及被俘之异族部众。这反映了他们在解决民族问题上的开明思想和卓越策略，给后世统治者以有益的启迪和借鉴。

贡赏活动所反映的贡赏关系，随着社会的进展，也在发生着变化。在皇太极执政后期，原先在贡赏活动中所反映的带有盟友性质的政治关系，逐渐被君臣关系所取代，贡赏活动向制度化的转变，更进一步体现了皇帝的权威和封建国家的意志。贡赏活动贯穿于有清一代，而在康乾时期成尤为隆盛。从积极意义看，它促进了民族的交往和国家的统一，其历史作用应予肯定。

---

①④《史记》卷 1、卷 4。

②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 5。

③《国语》鲁语下。

⑤《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 1。

⑥福格：《听雨丛谈》卷 1。

⑦蒋良骐：《东华录》卷 1。

⑧王先谦：《东华录》明万历二十二年正月条。

⑨中华书局 1990 年出版《满文老档》上册 12、27、28 页　(以下所引该书简称为《满文老档》)。

⑩《满文老档》上册 50 页。

⑪《满文老档》上册 626 页。

⑫《满文老档》上册 365 页。

⑬《满文老档》上册 123 页。

⑭《满文老档》上册 201 页。

⑮《满文老档》上册 583、586、588 页。

⑯《满文老档》上册 396 页。

⑰《满文老档》上册 371—373 页。
⑱《满文老档》上册 638 页。
⑲《满文老档》上册 53、69、211 页。
⑳《满文老档》上册 102 页。
㉑《满文老档》下册 864 页。
㉒《满文老档》下册 942 页。
㉓《满文老档》下册 1097 页。
㉔《满文老档》下册 883 页。
㉕《满文老档》下册 930 页。
㉖《满文老档》下册 859、1366 页。
㉗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7 年 5 月出版《天聪九年档》。
㉘《清太宗实录》卷 42。
㉙《清太宗文皇帝圣训》卷 5。
㉚㉜㉝㉞《清世祖实录》卷 5、卷 3、卷 7、卷 11。
㉛陈康祺:《郎潜纪闻三笔》卷 6。
㉟参见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卷 68，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 986。
㊱大连市图书馆藏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满文档案(以下简称大图藏满文档)外藩进贡类康熙二年满文题本。
㊲大图藏满文档外藩进贡类第 35 件。
㊳大图藏满文档外藩进贡类第 6 件。
㊴大图藏满文档外藩进贡类第 73 件。
㊵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卷 68。
㊶大图藏满文档外藩进贡类第 1、7、35、40、60、131、144 件。
㊷大图藏满文档外藩进贡类第 7 件。
㊸大图藏满文档外藩进贡类第 87 件。
㊹大图藏满文档外藩进贡类文件。
㊺大图藏满文档外藩进贡类第 36、86、133 件。
㊻中华书局出版《康熙起居注》第 2 册 808 页。
㊼中华书局出版《康熙起居注》第 1 册　1—4 页。
㊽㊾㊿51《清圣祖实录》卷 233、卷 190、卷 234、卷 275。
52 53《清高宗实录》卷 197。
54乌林，亦作乌绫，满文之音译，意为财帛。
55曹廷杰:《东三省舆地图说》,《条陈十六事》。
56西清:《黑龙江外记》卷 5,《清朝文献通考》卷 38,嘉庆朝《大清会典事例》卷 748。
57《清朝文献通考》卷 271《舆地》3。
58参见《社会科学辑刊》1981 年第 1 期及《历史档案》1986 年第 3 期。
59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60《清世祖实录》卷 1。
61《满文老档》上册 551 页。